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八至一百七十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張敦培

謄錄監生臣曾際平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一

春秋古經

漢志十二篇經十一卷注公羊穀梁二家

存

子曰有國家者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

危則不知國之大柄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　又曰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

女子女汝同不知其名　曰以春秋為春秋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鑒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又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魏齊曰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

孔鮒曰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名焉

董仲舒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　又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又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

事而不知其權　又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又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　又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

司馬遷曰夫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又曰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劉向曰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　又曰春秋紀國家存亡以察來世

閔因曰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

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

揚雄曰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

春秋演孔圖曰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

春秋握誠圖曰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春秋說題辭曰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　又曰春秋經文備三聖之度

春秋命歷序曰孔子治春秋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

可傳於後春秋宜以殷歷正之　又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

孝經援神契曰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為限隱元年盡僖十八年為一世自僖十九年盡襄十二年又為一世自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又為一世

孝經鉤命決曰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又曰春秋策二尺四寸書之

班彪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班固曰古者右史記事事為春秋

王充曰春秋之經紀以善惡為實不以日月為意

又曰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素相之事也

賈逵曰春秋取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

服虔曰春秋古文篆書一簡八字

趙岐曰周衰孔子懼正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

阮籍孔子贊曰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

劉熙曰春秋者春秋冬夏終而成歲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温涼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為名也

賀循曰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

郭象曰春秋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衆人

葛洪曰仲尼春秋成紫微降光

孫盛曰仲尼修春秋列三統為後王法

姜岌曰仲尼作春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以首事

盧欽曰孔子因魯史記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

賀道養曰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

顔延之曰襃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輔制衰王春秋為上

任昉曰曲阜縣南十里有孔子春秋臺

隋書經籍志春秋者魯史策書之名

顔師古曰春秋孔子約史記而修之也天有四時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錯互舉之包十二月而為名也

賈公彦曰古文春秋者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

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於世

徐彥曰古者謂史記為春秋孔子未修之前已謂之春秋矣據百二十國寶書以為春秋非獨魯也

李楠曰春秋之不可以凡例拘猶易之不可泥於象數也

孫復曰春秋有貶而無褒

劉彝曰古者編年之史皆曰春秋仲尼未作已列為

經矣

蘇軾曰孔子因魯史為春秋一斷以禮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

程伯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

劉安世曰讀春秋者以為公穀左氏三家皆不可信而吾於數千載後獨得聖人之微意嗚呼其誣先儒後世之罪大矣

王觀國曰前漢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蓋古本春秋經自為一帙至左氏作傳三十卷自為一帙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乃分經之年而居傳之首於是不復有古經春秋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也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止孔丘卒蓋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之數則自小邾射以下皆魯史記之文孔子弟子欲記孔

子卒之年故録以續孔子所修之經也顔氏家訓曰春秋絶筆於獲麟而經稱孔丘卒顔氏以此為疑蓋非所疑也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春秋書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氏傳曰再赴也蓋惟孔子不知陳侯卒在何日因其再赴故書甲戌己丑二日從魯史之文也又威公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左氏傳曰夏鄭子人來尋盟蓋夏五無月日者闕文也左氏亦止言夏而不言月日則是左

氏作傳時經已闕月日矣莊公二十四年冬書郭公
而左氏無傳蓋亦經之闕文也僖公元年十有二月
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左氏傳曰夫人氏之喪至
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左氏亦言
夫人氏而不言姜是左氏作傳時經已闕姜字矣孔
子作春秋不應書夏五郭公夫人氏而已蓋孔子卒
而後闕其文也左丘明與孔子同時又為魯太史魯
史記盡在太史則左氏無傳豈不能補正之而於傳

亦闕而弗補者以此知作經已久經之文已闕而不可知然後傳始作也前漢藝文志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故論本事而作傳審如此則丘明親受孔子之旨也然以闕文按之則漢志之言復窒而不通蓋班固之言未

可深信耳

葉夢得曰莊子記孔子欲藏書周室與子路謀子路告以老聃免藏史歸居請試往因焉孔子見聃不許乃繙十二經以說學者或以十二經為春秋

鄭樵曰以春秋為褒貶者亂春秋者也

黄叔敖曰以例求春秋動皆逆詐億不信之心也

胡安國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

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

周子曰聖人之經其所以為名皆因舊而不改易之為易書之為書詩之為詩聖人未出其名固已如是至於春秋則猶三經也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編年之書也錯舉四時以為之名聖人何加損焉且聖人之所以為後世戒者在其所書之事而不在其名也

朱子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又
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紀事安有許多義例
項安世曰說者謂春秋書其罪於策以示萬世故亂
臣賊子懼焉非也夫名之善惡足以懲勸中人非亂
臣賊子之所畏也彼父與君且不顧又何名之顧哉
且弑逆之罪夫人知之非必孔子書之而後明也莽
卓操昭之罪不經孔子之筆而閭巷小人至今知其
為亂臣賊子也謂一書生操筆書之而能生其懼心

者此真小兒童之見也曰然則孟子之言非與曰春秋之法謹名分防幾微重兵權惡世卿禁外交嚴閨闈是一統非二政凡所謂杜賊亂於未然者其理無不具也誅賊亂於已然者其法無不舉也此義一明亂臣賊子環六合而無所容其身此春秋之所以作而姦雄之所以懼也

葉適曰諸侯之為日存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此晉人之言春秋也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

以戒勸其心此楚人之言春秋也韓宣子所見孔子所修左氏所傳此魯之春秋也然則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當是戰國時妄立名字上世之史固皆名春秋矣

劉克莊曰春秋史克之舊文也　又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何以懼曰事未形而誅心誅意所以懼也夫子身為匹夫假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與亂賊何以異乎然則春秋天子之事何也曰所謂天子之事

者夫子以敬王為心故春秋所紀皆尊君抑臣尊王抑霸尊内抑外書書此也諱諱此也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又曰孔子作春秋所以救周禮之壞也田制壞而春秋以税畝田役書軍賦壞而春秋以丘甲三軍書三時之役不均而春秋以城築書九伐之法不正而春秋以侵伐書講武之田不時而春秋以大蒐大閱書救荒之政不備而春秋以來朝來聘書司徒之封疆廢而春秋以歸田易田書太史之告朔

不頒而春秋書不視朔司烜之火禁不修而春秋書
宣榭火保章失其官而春秋書日食書星孛職方失
其官而春秋書彭城書虎牢園丘之典不舉而春秋
以卜郊書以猶三望書廟祧之序不明而春秋以立
宮書以躋祀書婚姻之禮失而春秋以夫人孫齊季
姬歸鄫書貢獻之禮失而春秋以家父求車毛伯求
金書典命之職不修而春秋書曰天王使來錫命天
府之藏不謹而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弓皆權衡於

一字之微而救禮經三百之壞也

王應麟曰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檮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公羊傳所云不修春秋也

吕大圭曰春秋魯史爾聖人從而修之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未嘗與魯史異也而其義則異矣世之盛也天理明人心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為榮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

辱爲是非孔子之作春秋要亦明是非之理以詔天下來世而已蓋是非者人心之公理聖人因而明之則固有犁然當於人心者彼亂臣賊子聞之不懼於身而懼於心不懼於明而懼於暗不懼於刀鋸斧鉞之臨而懼於倏然自省之頃不懼於人欲浸淫日滋之際而懼於天理一髮未亡之時此其扶天理遏人欲之功顧不大矣乎自世儒以春秋之作乃聖人賞善罰惡之書而所謂天子之事者謂其能制賞罰之

權而已彼徒見春秋一書或書名或書字或書人或書爵或書氏或不書氏於是爲之説曰其書字書爵書氏者襃之也其書名書人不書氏者貶之也襃之故予之貶之故奪之予之所以代天子之賞奪之所以代天子之罰賞罰之權天王不能自執而聖人執之所謂章有德討有罪者聖人固以自任也夫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魯國而欲以僭天王之權以匹夫而欲以操賞罰之柄夫子本惡天下諸侯之僭

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下之僭上畀之僭尊爲是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蹈之將何以律天下聖人不如是也蓋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假魯史以寓賞罰是非道也賞罰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擅天王

賞罰之權乃夫子推而予之則是夫子不敢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欲尊聖人而實背之或謂春秋為聖人變魯之書或謂變周之文從商之質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為夏時殷輅周冕虞韶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皆謬妄之論夫四代禮樂孔子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

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之制乎夫子魯人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修於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學者妄相傳襲其為傷教害義於是為甚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諸儒之說既破而後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與夫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皆可得

而知之矣

馬端臨曰按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以為蔑公穀以為眛則不知夫子所書者曰蔑乎曰眛乎築郿左氏以為郿公穀以為微則不知夫子所書曰郿乎曰微乎會于厥慭公穀以為

屈銀則不知夫子所書曰厥慭乎曰屈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蓋不特亥豕魯魚之偶誤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訛耳其事未嘗背馳於大義尚無所關也至於君氏卒則以為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為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為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餘雖世擅國政如季氏之

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册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為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葢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

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者各自為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攙入之後世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而以為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趙孟何曰春秋天子之事乃繼天立極之事後世以褒貶賞罰為天子之事者失之

袁桷曰以褒貶論春秋解經者失之作史者祖之則

益失其旨矣

黄澤曰孔子删詩書正禮樂繫易是述惟春秋可以言作　又曰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遺法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時未經夫子筆削而韓宣子乃如此稱賛見得魯之史與諸國迥不同也　又曰杜氏云凡策書皆有君命謂如諸國之事應書於策須先稟命於君然後書如此則應登策書事體甚

重又書則皆在太廟如孟獻子書勞于廟亦其例也
據策書事體如此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見國史策文
與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之筆削葢當時史法
錯亂魯之史官以孔子是聖人欲乘此機託之以正
書法使後之作史者有所依據如此則若無君命安
可修改史官若不禀之君命安敢以國史示人據夫
子正樂須與太師師襄之屬討論詳悉然後可為不
然則所正之樂如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

時君時相謂之全不聞知可乎又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其餘可知也葢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於託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决然有之如此則春秋一經出於史官先稟命於君而後贊成其事也　又曰史記事從實而是非自見雖隱諱而是非亦終在夫子春秋多因舊史則是非亦與史同但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意然亦有止用舊文而亦自有意義者大抵聖人未

嘗無褒貶而不至屑屑焉事事求詳若後世諸儒之論也　又曰魯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為例隱而不彰也惟其隱而不彰所以三傳各自為說　又曰春秋所以難看乃是失卻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正自顯然易見

梁寅曰六經惟春秋以書事而寓王法往往多微旨非有所授受罕能灼知其意者

鄭公曉曰杜氏謂獲麟而作春秋范氏言作春秋而麟至杜說是也司馬公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數之纔得萬八千字李氏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公穀書孔子生左氏書仲尼卒皆非春秋本文

王守仁曰春秋其實皆魯史舊文也筆者筆其舊削者削其煩也

陸深曰春秋比諸經尤難讀簡嚴而閎大惟其簡嚴故立論易刻惟其閎大故諸說皆通聖人筆削之旨

隱矣事按左氏之的義取公穀之精此兩言乃讀春秋之要法

陸樹聲曰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蓋以春秋所載禮樂征伐大率皆天子之事而說者遂以為孔子作春秋擅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是以匹夫而僭天子爵賞刑罰之柄矣夫臣無有作福作威孔子嘗述之書矣而乃身自犯之乎

郝敬曰春秋一書千古不決之疑案也非春秋可疑

世儒疑之也仲尼原筆之舊史不傳矣左氏摭拾遺
文闕略未備可據纔半耳公穀襲左而加例胡氏襲
三傳而加鑿說春秋者幾同射覆矣
徐三重曰春秋者萬世理義是非之權衡詩書之法
律也先儒以為須先識理義方可看春秋而王介甫
目為斷爛朝報不以列於學官其不識理義可知
顧炎武曰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
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

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葢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隱公以下世衰道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毛奇齡曰曩時春秋紀事而已夫子之春秋則但志

其名而不記其事蓋志簡而記煩簡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煩則書之於策謂之策書夫子修春秋第修簡書而左丘明作傳則取策書而修之　又曰春秋始魯隱公並無義例或曰以平王東遷而王室卑也夫平王東遷在魯孝公二十七年又一年而魯惠公立是魯惠之立正當平王遷洛之際且在位四十六年正與平王之五十一年相表裏乃舍惠公不始而反始於平王四十九年垂盡之隱公無是理也若曰

春秋本據亂而作則亂不自隱始也以為王室亂邪則戎狄弑王當始孝公以為本國亂邪則伯御弑君當始懿公以為列國亂邪則晉人連弑其君當始惠公乃舍懿孝惠三公不始而始隱公何也至於公羊以隱公讓位為賢曰春秋善善長當從善始穀梁以隱成父之惡為惡曰春秋惡惡之書當從惡始則又誰得而定之蓋春秋魯史也或隱以前亡其書則不修隱以後有其書則修之爾若夫夫子作春秋之年

則司馬遷謂孔子厄陳蔡時作在哀六年左氏說謂孔子自衛反魯遂作春秋則在哀十一年而公羊說則謂孔子西狩獲麟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則又在哀十四年總是揣摹之言不足據者若其云受端門之命則見戴宏解疑論此後世緯學不足信夫獲麟作書本屬不幸而反以為夫子受命之符瑞無稽之言吾不取焉

百國春秋

佚

墨翟曰吾見百國春秋　又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舍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逺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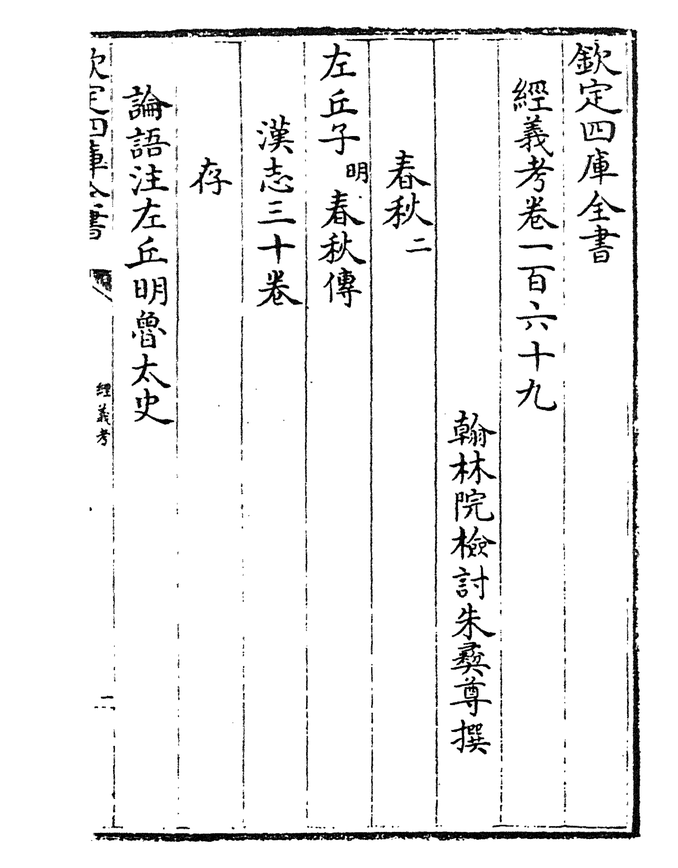
秋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殺我而不辜死人無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祐觀辜固嘗從事於厲株子杖揖出與言曰觀辜是何陸壁之不滿度

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夏秋冬
選失時豈汝為之與意鮑為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
荷𦅸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為之𥙊子舉揖
而槀之殪之壇上當是時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
不聞著在宋之春秋齊莊君之時有所謂王里國中
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
恐不辜猶謙釋之恐釋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
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泏血揺羊而漉其血讀王里

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徽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神而槀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

按公羊傳有不修春秋則魯之春秋也周燕齊宋皆有春秋載在墨子合以晉乘楚檮杌鄭志百國春秋之名僅存其八而已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八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二

左丘子明春秋傳

漢志三十卷

存

論語注左丘明魯太史

漢書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

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

嚴彭祖曰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

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

劉向曰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

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卿作抄撮九卷授

荀卿卿授張蒼

劉歆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

七十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

桓譚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為春秋傳多所遺失又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又曰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下至婦女讀誦

班固曰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

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也

王充曰春秋左氏傳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

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户獨左氏傳為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納范叔章紬左氏得實明矣

賈逵曰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

鄭康成曰左氏善於禮

盧植曰丘明之傳春秋博物盡變囊括古今表裏人事

高祐曰左氏屬辭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

張曜曰左氏之書備序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

以庶幾

杜預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

王接曰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

荀崧曰孔子作春秋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將絶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

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

賀循曰左氏之傳史之極也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海

范寗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

陸德明曰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

又曰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采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孔丘卒丘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

以下無復經矣

孔穎達曰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詆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挍傳歆畧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馬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創通大義奏上左

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詆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疋又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之學顯矣　又曰公羊之經獲麟即止左氏之經終於孔子卒

劉知幾曰觀左氏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内或傳無而經有或經略而傳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又曰丘明

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子遺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竝生論才則同體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體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　又曰丘明受經立傳廣包諸國葢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檮杌等篇遂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

彈見洽聞若斯之難也　又曰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必彰眞偽盡露向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哉然自丘明之後迄于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寖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於是摯虞束晳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干寶藉為師範世稱實錄不復言非

啖助曰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出一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産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及雜占書縱横家小説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其大略皆是左氏舊意故比餘傳

其功最高博采諸家叙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

劉貺曰左氏紀年序諸侯列會具舉其謚知是後人追修非當世正史也

趙匡曰論語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竊比於我老彭又説伯夷等六人云我則異於是並非同時人也丘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於當時爾

楊億曰雍熙中挍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挍左傳諸儒引以為證

劉敞曰左氏拘於赴告

崔子方曰左氏失之淺

黃晞曰左氏凡例得聖人之微

王晳曰仲尼修經之後不久而卒時門弟子未及講授是故不能具道聖人之意厥後書遂散傳別為五家於是異同之患起矣鄒夾無文獨左氏善覽舊史

兼該衆說得春秋之事亦甚備其書雖附經而作然於經外自成一書故有貪惑異說采掇過當至於聖人微旨頗亦踈略而大抵有本末蓋出於一人之所撰述

程子曰左傳不可全信信其所可信者爾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别傳之眞偽　又曰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臘矣幷庶長皆秦官秦語

李之儀曰春秋之世先王之迹猶在故一言之出威

衰存亡繫之孔子因而是是非非以詔後世左丘明隨事而解之炳若星日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丘明與有力焉

劉安世曰左氏傳於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為傳讀左氏者當經自為經傳自為傳不可合而為一也然後通矣

晁說之曰左氏之失專而縱

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

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為左丘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　又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

胡安國曰事莫備於左氏或失之巫

朱子曰漢藝文志春秋家列左氏傳國語皆出魯太史左丘明蓋自司馬子長劉子駿已定為丘明所著班生從而實之耳至唐柳宗元始斥外傳為淫巫不槩於聖非出於左氏近世劉侍讀敞又以論語考之

謂丘明是夫子前人作春秋内外傳者乃左氏非丘明也諸家之説頗異　又曰看春秋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意　又曰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　又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聖人據實而書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

林栗曰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辭

呂祖謙曰看左傳須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

又曰左氏一書接三代之末流五經之餘派學者苟盡心於此則有不盡之用矣　又曰左氏傳綜理微密後之為史者鮮能及之

陳傅良曰左氏本依經為傳縱横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駁經義非自為書

胡寧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百世之下具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為多

鄭耕老曰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

葉適曰左氏有全用國語文字者至吳越語則采取絕少齊語不復用蓋合諸國紀載成一家之言惜他書不存無以徧觀也乃漢魏相傳以左傳國語一人所為餘人為此語不足怪若賈誼司馬遷劉向不加

訂正乃異事耳　又曰公穀末世口說流傳之學空張虛義自有左氏始有本末而簡書具存大義有歸矣故讀春秋者不可舍左氏二百五十餘年明若畫一舍而他求多見其好異也　又曰公穀春秋至獲麟而止左氏以孔丘卒為斷使無左氏則不知孔子之所終矣　又曰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左氏特舉此以見孔子改史之義明其他則用舊文也

羅壁曰左傳春秋初各一書後劉歆治左傳始取傳文解經晉杜預注左傳復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於是春秋及左傳二書合為一

呂大圭曰宗左氏者以為丘明受經於仲尼好惡與聖人同觀孔子謂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其事終於智伯乃在孔子之後說者以為與聖人同者為左丘明而傳春秋者為左氏蓋有證矣或以為六國

時人或以為楚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蓋秦人以十二月為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證也　又曰左氏熟於事公穀深於禮蓋左氏曾見國史而公穀乃經生也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觀其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偽熟於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時世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之所在言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

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强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為愛君趙盾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而曰惜也越竟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叙事失實者尤多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為據矣

家鉉翁曰昔者夫子因魯史而修春秋其始春秋魯史竝傳於世學者覩乎魯史可以得聖人作經之意其後魯史散佚不傳左氏采摭一時之事以為之傳

將使後人因傳而求經也左氏者意其世為史官與聖人同時者丘明也其後為春秋作傳者丘明之子孫或其門弟子也經著其略傳紀其詳經舉其初傳述其終雖未能盡得聖人褒貶之意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恃之以傳何可廢也吁使左氏不為此書後之人何所考據以知當時事乎不知當時事何以知聖人意乎

陳則通曰公穀但釋經而已春秋所無公穀不可得

而有春秋所有公穀亦不可得而無左氏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其事與辭過公穀遠矣宰咺歸賵二傳未有載惠公仲子之詳者左氏獨言之吾是以知仲子之為妾鄭伯克段二傳未有以發祭仲子封之言者左氏獨詳之吾是以知鄭伯之心此類有功於天下後世者不少微左氏吾奚以知春秋哉

臧如梓曰左氏晦菴以為楚人項平父以為魏人

程端學曰左氏傳及外傳或謂楚左史倚相作者近是謂左丘明者非也

黄澤曰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弟在史官者則丘明作傳在高弟者則一再傳而為公羊高穀梁赤在史官者則得事之情實而義理間有訛在高弟者則不見事實而往往以意臆度若其義理則間有可觀而事則多訛矣酌而論之事實而理訛後之人猶有所依據以求經旨是經本無所損也事訛而義理

閒有可觀則雖說得大公至正於經實少所益況未必大公至正乎使非左氏事實尚存則春秋益不可曉矣　又曰左丘明或謂姓左丘名明非傳春秋者傳春秋者蓋姓左而失其名愚謂去古既遠此以為是彼以為非又焉有定論今以理推之夫子修春秋蓋是徧閱國史策書簡牘皆得見之始可筆削雖聖人平日於諸國事素熟於胸中然觀聖人入太廟每事問蓋不厭其詳審況筆削春秋將以垂萬代故知

夫子於此尤當詳審也又筞書是重事史官不以示人則他人無由得見如今國史自非嘗為史官者則亦莫能見而知其詳又夫子未歸魯以前未有修春秋之意歸魯以後知道不行始志於此其作此經不過時歲閒爾自非備見國史其成何以若是之速哉筞書是事之綱不厭其略其節目之詳必須熟於史者然後知是以此書若示學者則雖高弟亦猝未能曉若在史官雖未能盡得聖人之旨比之不諳悉本

末者大有逕庭矣故愚從杜元凱之說以為左氏是當時史官篤信聖人者　又曰左氏是史官曾及孔氏之門者古時竹書簡帙重大其成此傳是閱多少文字非史官不能得如此之詳非及孔氏之門則信聖人不能若此之篤　又曰穀梁多測度之辭當是不曾親見國史公羊齊人齊亦有國史而事亦僞謬蓋國史非人人可見公穀皆有傳授自傳授之師已不得見國史矣故知左氏作傳必是史官又是世官

故未年傳文當是其子孫所續　又曰說春秋者多病左氏浮夸然豈無眞實苟能畧浮夸而取眞實則其有益於經正自不少豈可因其短而棄所長哉若欲舍傳以求經非惟不知左氏亦且不知經　又曰近世學者以左氏載楚事頗詳則以左氏為楚人此執一偏之說也周衰號令不及於諸侯事權多出於晉其次則楚故晉楚之事多於周今以載楚事詳遂謂之楚人其亦未深求其故祗見其可笑也

何異孫曰左氏善於考事而義理則疎公穀於義理頗精而考事則略左氏理不勝文公穀文不勝理左氏之得公穀失之公穀之得左氏失之

邵寶曰聖人因魯史而修春秋不以春秋而廢魯史春秋行而魯史從之矣然而魯史安在今之左傳是已何以謂之傳傳以附經左氏蓋修飾之

羅欽順曰春秋事迹莫詳於左傳左氏於聖人筆削意義雖無甚發明然後之學春秋者得其事迹為據

而聖經意義所在因可測識其功亦不少矣

何孟春曰春秋史而經之書也學是經者必本諸史經以標義史以備事經義隱而史事顯左氏備事之書也仲尼作春秋丘明以聖人筆削義隱於事而次第其事傳以實之實之者顯之也所傳事皆有稽據先經後經原委究悉非後來公穀鄒夾四家空言者比而世之尊是經者顧與左氏立異口議流行又出四家之外何哉

羅喻義曰左氏原自為一書後人分割附經正如易之小象文言分隸諸卦宜還其舊

尤侗曰左氏之為丘明自遷固以下皆信之獨啖助趙匡立說以破其非而王介甫斷左氏為六國時人者有十一事據左傳紀韓魏智伯之事及趙襄子之謚計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夫子謂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則丘明必夫子前輩豈有仲尼沒後七十八年丘明猶能著書者乎詩有大小毛書有大小

夏侯禮有大小戴六國時人豈無左氏必以丘明實之亦固矣

按孔子作春秋若無左氏為之傳則讀者何由究其事之本末左氏之功不淺矣匪獨詳其事也文之簡要尤不可及即如隱元年春王正月傳云元年春王周正月視經文止益一周字耳而王為周王春為周春正為周正較然著明後世黜周王魯之邪説以夏冠周

之單辭改時改月之紛綸聚訟得左氏片言可以折之矣

又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應劭風俗通丘姓魯左丘明之後然則左丘為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為左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為弟子者自當諱師之名此第稱左氏傳而不書左丘也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春秋三

公羊氏高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

存

漢書注公羊子齊人

儒林傳武帝時瑕丘江公與董仲舒竝仲舒通五經能持論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
司馬遷曰漢興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其傳公羊氏也
春秋說題辭曰傳我書者公羊高也
班固曰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

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

王充曰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輙為意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

賈逵曰公羊多任於權變

戴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母子都著於竹帛

鄭康成曰公羊善於讖

王接曰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為儉通經為長

荀崧曰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儁斷決明審多可采用

范甯曰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梁武帝曰公羊禀西河之學

隋書經籍志後漢公羊與穀梁並立晉時公穀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至隋浸微今殆無師說

陸德明曰公羊穀梁皆以日月為例

孔穎達曰公羊穀梁道聽塗說之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

楊士勛曰景帝好公羊胡毋之學與仲舒之義立

徐彥曰公羊穀梁出自卜商不題曰卜氏傳者子夏口授公羊高至壽乃共胡毋生著竹帛胡毋生題親師故曰公羊不曰卜氏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也

啖助曰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傳

又曰二傳密於左氏穀梁意深公羊辭辨隨文解說往往鉤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不近聖人夷曠之體

劉敞曰公羊牽於讖緯

崔子方曰公羊失之險

劉安世曰公穀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

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為真孔子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非孔子之意矣

晁說之曰公羊之失雜而拘

葉夢得曰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

胡安國曰例莫明於公羊或失之亂

朱子曰公穀是齊魯間儒所著之書恐有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有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

舊　又曰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

胡寧曰公穀釋經其義皆密如衛州吁以稱人為討賊之辭也公薨不地故也不書葬賊不討以罪下也若此之類深得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

鄭清之曰稗官有紀公羊穀梁竝出一人之手其姓則姜蓋四字反切即姜字也

羅璧曰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

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脚疑為姜姓假託

王應麟曰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化我樵之漱浣筍將踊為詐戰往黨往殆於諸累怴如昉棓脰之類是也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為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二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綱領之正嘗考公羊氏之傳所謂讖緯之文與黜周王魯之説非公羊之言也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負公羊之學五始三

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又曰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匄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顓之可也皆本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絶之則其謬甚矣　又曰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

讐非子也讐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　又曰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儒者多以公羊之說為非然朱子序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吁何止百世哉

黄震曰公羊釋經未嘗舍經而為之文雖不及左氏之核而明白則過之

呂大圭曰公穀左三傳要皆有失而失之多者莫如

公羊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
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也公子結
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受
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
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
矣紀侯大去其國聖人蓋傷之也而公羊則以為齊
襄復九世之讐春秋之後世有窮兵黷武而以春秋

之義自許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為合於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奕棊者矣此其為害豈不甚於叙事失實之罪哉家鉉翁曰聖人之作經也其大經大法所以垂示千載者門人高第蓋得之難疑答問之際退而各述所聞逮至暮年復以授其門弟子公穀氏其最著者也以為派出子夏更戰國暴秦以及漢興其門人裔孫始集所聞為傳前史泝其傳授由漢而上達子洙泗

具有本末三代而下有國家者所恃以扶綱常植人極皆春秋之大法而公榖所傳也當漢盛時經生學士立乎人之本朝決大謀議往往據依公榖其有功於世教甚大其間固有擇焉而不精謂祭仲逐君為行權衛輒拒父為尊祖妾以子貴得僭夫人之類則其流傳之誤也

黄澤曰公羊穀梁所據之事多出於流傳非見國史故二傳所載多涉鄙陋不足信但其間却有老師宿

儒相傳之格言賴此二傳以傳於世　又曰舉大義
正名分君子大居正之類此公羊有益於經
何異孫曰公穀各守所學春秋所有者皆求解盡所
無者則未嘗言之是二儒淳樸處
顧炎武曰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
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
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傳中有子公
羊子而又有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何

後師之多與然則此傳不盡出於公羊子也明矣

穀梁氏赤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

存

漢書注穀梁子魯人

儒林傳太子既通公羊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韋賢夏侯勝及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宜興穀梁時

蔡千秋為郎召與公羊家竝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議大夫甘露元年召名儒大議殿中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應劭曰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

鄭康成曰穀梁善於經

麋信曰秦孝公時人

晉元帝曰穀梁膚淺

荀崧曰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

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

范甯曰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

阮孝緒曰名俶或作淑字元始

顏師古曰穀梁子名喜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傳孫卿卿傳魯申公申公傳瑕丘江公

楊士勛曰宣帝善穀梁千秋之道起劉向之意存

陸淳曰斷義皆不如穀梁之精

孫覺曰以三家之說挍其當否穀梁最為精深

劉敞曰穀梁窘於日月

崔子方曰穀梁失之迂

晁說之曰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其精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與　又曰穀梁司典刑而不縱崇信義而不拘有意乎蹈道而知變通矣不免失之隨也

胡安國曰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鑿

晁公武曰三傳之學穀梁所得為多

王應麟曰穀梁子或以為名赤或以為名俶秦孝公時人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為秦孝公時人然不可考　又曰穀梁言大祲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黄震曰公羊以妾母夫人為禮而穀梁黜之公羊以宋襄之師文王不是過而穀梁非之所見似又過於

公羊然舉大體言則視公羊又寂寥矣

黃澤曰桓無王定無正之類此穀梁有益於經

鄒氏夫名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孝經序注作十二卷

佚

漢書王吉兼通五經能為鄒氏春秋

班固曰鄒氏無師

阮孝緒曰建武中鄒夾氏皆絕

隋書經籍志漢初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

楊士勛曰五家之傳鄒氏夾氏口說無文師既不傳道亦尋廢

夾氏_{失名}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

佚

班固曰夾氏未有書

按夾氏傳漢志注云有録無書而宋史藝文
志載有春秋夾氏三十卷不知爲何人擬作
其書今亦無存

鐸氏椒春秋微

漢志三篇

佚

司馬遷曰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
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

劉向曰鐸椒作抄撮八卷

顔師古曰微謂釋其微指

虞氏卿春秋微傳

漢志二篇

佚

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為上卿故號虞卿既以魏齊之故去趙困於梁不得已乃著書

劉向曰虞卿作抄撮九卷

荀氏帝王歷紀譜 宋志作公子姓譜

宋志二卷 通考三卷

未見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序言周所封諸侯子孫散於他國孔子修春秋而譜其世系上采帝王歷紀而條次之蓋學春秋所錄今本題云荀卿撰者非也

晁公武曰題曰秦相荀卿撰載周末列國世家故一名春秋公子血脈圖頗多疎略決非荀卿所著且卿

未嘗相秦豈世別有一荀卿邪

李燾曰其載帝王歷紀殊少序諸侯卿大夫之世頗詳而崇文總目止名帝王歷紀譜舊題云秦相荀卿撰荀卿未嘗相秦其繆妄立見蓋田野陋儒依託以欺末學耳故筆削最無義例前後牴牾不可偏舉而所著族繫又與世本不同質之司馬遷杜預亦復差異不知撰者果證據何書也其血脈閒有強附橫入灼然非類者要當釐正之顧不敢輕改姑仍其舊使

學者自擇焉篇首尾雜引左氏傳中語事既殘缺不屬字畫訛舛尤甚往往不可句讀參考左氏傳略加是正十僅得四五云其他正如棼絲結髮未易一二爬梳也

王應麟曰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浮丘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是為魯詩經典序錄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曾

人大毛公是為毛詩荀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玷其學也

賈氏誼春秋左氏傳訓故

佚

漢書梁太傅賈誼修春秋左氏傳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

張氏失名春秋微

漢志十篇

佚

亡名氏左氏微

漢志二篇

佚

公羊外傳

漢志五十篇

佚

穀梁外傳

漢志二十篇

佚

公羊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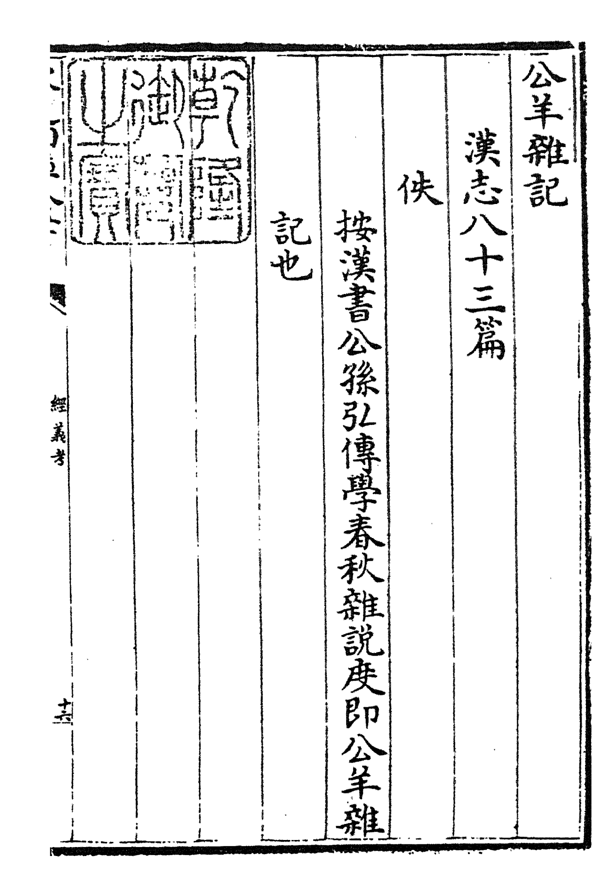
漢志三十八篇

佚

穀梁章句

漢志三十三篇

佚



公羊雜記

漢志八十三篇

佚

按漢書公孫弘傳學春秋雜說度即公羊雜記也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一至四

詳校官編修臣李尭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懋意誠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四

胡毋氏生春秋條例

佚

漢書胡毋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

之言春秋者宗事之

何休曰孔子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母生等乃始記於竹帛　又曰胡母條例多得其正

鄭康成曰治公羊者胡母生董仲舒

徐彥曰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共弟子胡母生乃著竹帛胡母生雖以公羊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

董子仲舒春秋繁露

七錄十七卷

存

班固曰仲舒遭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

王充曰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

西京雜記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

崇文總目春秋繁露十七卷其書八十二篇義或宏博然篇第已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中興書目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按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注云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歐陽修跋曰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

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眞也予在館中挍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挍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卧閤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説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

樓郁序曰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没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爾其後傳出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母子都董仲舒治其説信勤矣嘗為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㫖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旣晦而隱焉董生

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閎深者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俟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摹印以廣之於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

程大昌曰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為之名似非一書今

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翳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鈎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

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為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有名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為非古矣後

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敘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金干土則五穀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當鳧祀宗廟仲舒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為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晁公武曰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陳振孫曰按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本乃樓攻媿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辨詳矣其最可疑者本傳

載所著書百餘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眞況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考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別為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樓鑰後序曰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議先

生序文始得寫本於里中先傳而讀之舛訛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為必異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尚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為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為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為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二年今編修胡君仲方宰萍鄉得羅氏蘭臺本刊之縣庠考證頗備先程公所

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為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収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之古語亦有不可强通者春秋會解一書闕

所集仲方撫其引繁露

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餘傳中對越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也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為仲

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為古今第一余竊謂非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媿於斯況其他乎其

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爲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爲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喆仲方得此尤以爲前所未見相與挍讐將寄江右漕臺兼祕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

黄震曰繁露分十二世爲三等哀定昭三世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四世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

五世君子之所傳聞也

程端學曰繁露或謂非董子之書

王鏊曰繁露說春秋究然公羊之義公羊之文雖或過差而篤信其師之說可謂深於春秋者也

春秋決事漢志作公羊治獄七錄作春秋斷獄新舊唐書作春秋決獄崇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

漢志十六篇七錄五卷隋唐志崇文總目十卷

佚

王充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

桓寛曰春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

應劭曰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

王應麟曰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見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為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

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今僅見三事而已

按藝文類聚有引決獄君獵得麑一事

馬端臨曰按此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以為幾焚棄於董卓蕩覆王室之時者也仲舒通經醇儒三策中所謂任德不任刑之説正心之説皆本春秋以為言至引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折江都王尤為深得聖經賢傳之旨趣獨災異之對引两觀桓僖亳社火災妄釋經意而導武帝以果於誅殺

與素論大相反西山真公論之詳矣決事比之書與張湯相授受庚亦災異對之類耳帝之馭下以深刻為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為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王何以老莊宗旨釋經昔人猶謂其罪深於桀紂況以聖經為緣飾淫刑之具導人主以多殺乎其罪又深於王何矣　又按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興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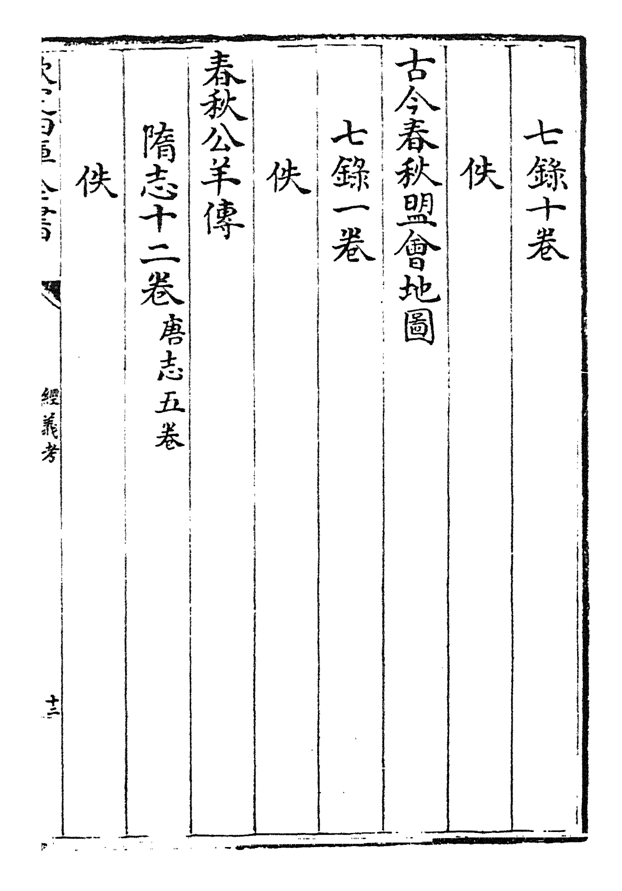
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常秩謂孫復所學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有此意

春秋決疑論

隋志一卷

佚

嚴氏彭祖春秋左氏圖



七錄十卷

佚

古今春秋盟會地圖

七錄一卷

佚

春秋公羊傳

隋志十二卷唐志五卷

佚

漢書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顔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顔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授琅邪王中為元帝少府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為荆州刺史文東平太傅

鄭玄曰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

嚴彭祖顏安樂

按嚴氏顏氏竝以公羊春秋嗣門教授顏有
泠任笎宣之學而嚴氏流派史未之詳見於
傳者山陽丁恭子然北海周澤穉都汝陽鍾
興次文北海甄宇長文陳留樓望次子豫章
陳曾秀升南陽樊儵長魚蜀郡張霸伯饒張
楷公超潁川李修九江夏勤又侍郎申輓伊
推宋顯許廣皆同嚴氏大議殿中者大抵為

嚴氏之學者也

顏氏安樂公羊記

漢志十一篇

佚

漢書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官至齊郡太守丞安樂授淮陽冷豐次君淄川任公公為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

鄭玄曰安樂弟子有泠豐劉向王彥

徐彦曰何休序謂説者倍經任意反傳違戾按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顔氏以為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為所見之世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任意也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日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顔氏以為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　又曰顔氏以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

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

同宜一世若分兩屬理似不便

馮君失名嚴氏春秋章句

佚

洪适曰漢嚴訢碑政和中出於下邳云訢字少通治

嚴氏春秋馮君章句兩漢傳春秋嚴氏學無姓馮者

蓋史之闕文也

按馮君章句見於漢碑灼然可據乃班固儒

林傳未之載杜佑通典引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或問高堂隆曰昔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大祖太室北壁之中按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云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别堂室所云馮君章句係說公羊春秋者當即嚴許所治之書始知儒林傳所載尚有遺漏也

冥氏都春秋

佚

漢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疏廣事孟卿廣授琅邪筦路禹授潁川堂谿惠惠授太山冥都都為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顔安樂故顔氏復有筦冥之學賈公彦曰冥氏作春秋若晏子吕氏春秋之類

尹氏更始春秋穀梁傳釋文序錄作章句

七錄十五卷

佚

漢書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穀梁議郎汝南尹更始翁君本事千秋為諫大夫長樂户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姓授楚申章昌曼君始江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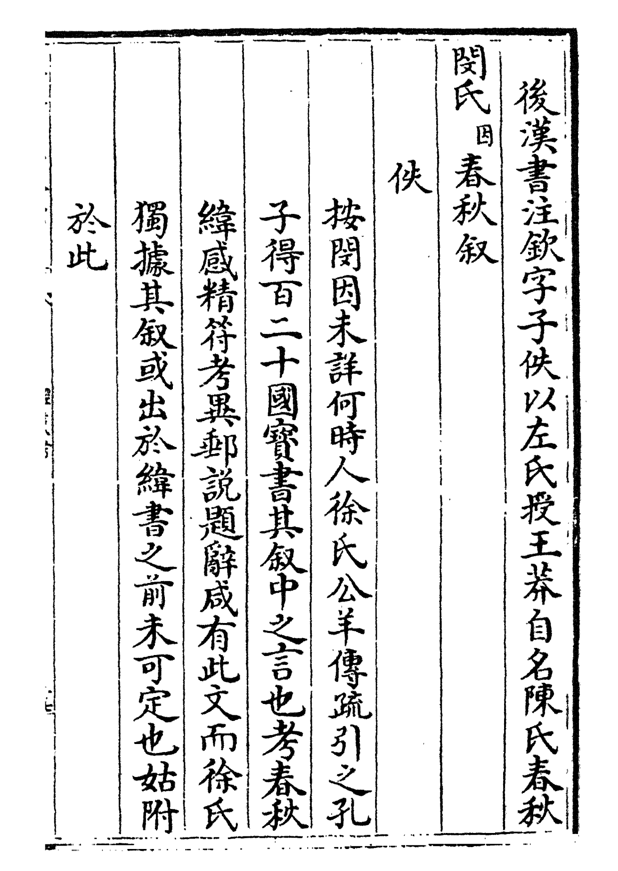
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王應麟曰漢儒兼通穀梁左氏胡常尹更始也

陳氏欽春秋

佚

後漢書陳元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為猒難將軍也



後漢書注歆字子俠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

閔氏因春秋叙

佚

按閔因未詳何時人徐氏公羊傳疏引之孔子得百二十國寶書其叙中之言也考春秋緯感精符考異郵説題辭咸有此文而徐氏獨據其叙或出於緯書之前未可定也姑附於此

石渠春秋議奏

漢志三十九篇

佚

漢書甘露元年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穀同異時公羊嚴彭祖申輓伊推宋顯許廣穀梁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亥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一